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八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杜甲春端成叅閣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孚敬

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

重南京守備
革各處鎮守

臣伏蒙聖諭云、朕惟南京我 聖祖根本之地、今雖

有文武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備內官出、夫何不用

一宗室以掌其事令臣密言其所以臣伏讀審思仰

事雖小不可不察此大聖人下此語此意

見大聖人存心廣大無毫髮猜疑誠堯舜之心也
但知人則難而骨肉之間又有難於逆探者所以周
公之聖尚失之管蔡漢文之賢尚失之淮南王况其
他乎中庸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
親也或問朱熹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曰苟
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
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
之而不日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白

周以來。任宗室而致禍變者。蓋屢有之。既不足以全骨肉之恩。而適以敗國家之事。我聖祖國初置大宗正院。以親王領其事。後定制。改院爲府。但以勳戚大臣掌之而已。夫大宗正所掌者。玉牒譜系之事。尚不使親王掌之。况兵權所在乎。又如浙江蘇常等地。止因財賦所出。國朝遂不以爲宗室藩封。此固見我聖祖閱歷事變之深。保全宗室之至也。而况南京形勝所據。兵賦所聚。誠爲國家根本之地。如加以宗室之親。委以操縱之權。不幸而有管蔡淮南之不奉。

法天下其能誰何哉。近者宸濠之變，深欲圖南京以爲依據，蓋可鑒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意以南京之守事皆自守備內官出爲非宜，臣愚以爲自宗室出亦非宜也。莫若重文武大臣之選，百司分其務，科道糾其非而事權一出于朝廷，祖訓所謂彼此頡頏不敢相壓，所以穩當誠至言也。

又前日伏蒙 皇上獨召臣于平臺面議，所以臣密內官鎮守事切勤懇實出血誠已荷聖允，未見施行。今因密諭下內官鎮守事問敢再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斷然爲之，使百年流

微同承嘉功在社稷稟大干是

此論

毒一旦頓除四海生民從此樂業矣臣無任恐懼迫切之至

奏答安民飭武疏

飭武備

嘗稽諸稱古帝堯之德者曰加志窮民矣然必曰乃武乃文稱文王之德者曰惠鮮鰥寡矣然必曰文武維后又稽諸詩稱商高宗之中興乃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稱周宣王之中興乃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至於瞻彼洛矣之詩有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曰君子至止輶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又曰：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此又周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而一則曰萬年保其家室，二則曰萬年保其家邦，實以講武事於平時，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此三代所以爲有道之長也。又稽諸漢書：班固刑法志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

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諸侯封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狝。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比廬之法。二伯之後。寔

至陵夷。至魯成王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班固之言。大抵可考也。自夫兵農既分。周兵制之善。大壞。漢初有南北軍之制。而復有內兵外兵之分。厥後外兵不足。禦變而內兵亦疲于奔命矣。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之舊。然一變爲彊騎。始於張說。再變爲方鎮。始於李林甫。按唐自募兵置彊騎。府兵日益隳壞。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彊騎

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安祿山因窺見禁兵寡弱。遂敢發所部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此唐之武備可知也。又按宋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

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旣壞紀律遂亡靖康之禍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此宋之武備可知也至於元季盜賊競起謀國者多主招安之說國朝誠意伯劉基有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

招安之說乎今日無人主此說者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

北而已

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夫以武備修則中國強中國強則夷狄衰



而盜賊息矣。由是觀之，則修武備正所以安民而招安。乃所以誨盜也。昔孟軻氏告齊君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良以勝殘除暴，防患弭變，安民之大者耳。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戡亂，混一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爲經久之良法。內之所設有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有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彼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留守以衛陵寢，有護衛以衛封藩，有都司衛所以

防省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等衛但總於兵部而不隸於五府，其餘內外衛分皆隸於五府而亦總於兵部，其於統重馭輕之中而寓防微杜漸之意至矣。太宗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又深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老兵宿將日以凋謝，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侮侵，兵威不振，遂



至失律。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因見三大營久不蒐選。老弱叅雜。難以應敵。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定爲團營。各設將領。把總等官。又命內外文武大臣。提督戎務。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遣之征討。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二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提督若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都御史王鉞。

等皆閒於戎務。一有警報。朱永充大將。王鉞爲提督。坐營官卽充偏裨。各令所部官軍征進。天兵一出。四方懾服。自是以後。繼提督之任者皆膏粱世胄之將。不能督兵臨陣。充坐營之官者。又多苟且備數。不聞熟閒韜略。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我馬日耗。營伍士卒。殷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選操萬人亦難之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與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何異哉。

一清與臣等切嘗有見於此。請 皇上修舉團營條
陳六事上聞。節奉 聖旨。團營軍務係國家第一重
事。近年十分廢弛。朕意方欲命官整理。卿等所奏。深
合事宜。依擬着實舉行。欽此。今旣踰年矣。而未能盡
舉行。以見實効者何也。提督文武大臣。未能協心體
國故也。夫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兵以團營爲重
今輦轂之下。親承聖諭教練者。而尚如此。况天下之
廣遠者乎。是在乎得人而已。然而張皇之。震疊之。其
幾實又在乎 皇上一人而已矣。自古帝王用人。未

嘗借才於異代其用武亦未嘗專借兵於他方今自
京師團營以外衛所羅列天下兵制具焉大而巡撫
次而兵備各以得人爲急今更選巡撫兵備亦既踰
年矣而亦未見振舉實効者何也議論太多事每掣
肘更代不常人無固志故也夫武備夙修各守疆土
一方之兵自足以捍一方之患何至於借兵也縱有
以比知當今流寇分各貴地方官勦賊之宜舉天
大寇之作亦不過接境策應之而已夫借兵實生於
不足兵不足實生於不練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且
如正德年間借邊兵於京師而邊兵知京兵之不足

遂來大同軍士殺逆之禍借狼兵於江西而狼兵知漢兵之不足遂來田州蠻夷叛亂之禍夫兵之不練武備之不修其在今日誠非細故也古人有言曰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斯言雖小可以喻大是則練兵正所以寢兵廢兵而不練則兵之用無及矣今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道無他焉惟在得人而已夫人才不同有驍勇者或不拘于小節而曲謹小廉者或非折衝禦侮之才惟在皇上器使之而久任焉耳苟以二卵而棄千

城之將。昔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宜人心之不固。武事之不競也。臣願皇上念武備之修。爲保邦之本。思得人之盛。爲振武之用。除團營提督大臣。已承簡命。宜諭令協心布公。不可因循苟簡。宜仍勅令兵部慎擇坐營把總等官。及行巡撫官。各以所屬地方。所知將領。奏帶簡用。如真有應敵之雄才者。尚宜略其小過。使之自新。以圖後効。及有堪爲總兵總制者。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官奏舉。不許各懷嫌忌。其才能卓異者。所舉不嫌于同。上請擢用。如此。則將

領得人。士卒効用。由是修車馬。備器械。以守則固。以攻則取。至于奏帶冒功之徒。必加嚴禁。失機避難之徒。必從軍法。則有功者勸。有罪者畏矣。臣又聞昔者武王克商。放馬散牛。漢光武平隴蜀之後。不言兵事。此平定克復之君。念天下久勞。宜與民休息。若夫承平之世。民苦不知兵。使武事一槩廢而不講。倉卒有變。誠所謂驅市民而戰。未有不望風瓦解者也。又如正德年間。流賊劉六劉七作亂。所過地方無能遏禦。卒至毒流數省。禍連數年。屠戮生靈。流血城堦。厥後

敗滅狼山誠乃上天厭亂大風覆舟人實無如之何也。仰惟皇上英明邁古實天作君師爲生民主。其所以戡禍亂綏四方乃文乃武實上繼堯文之德。而陋後世之君者也。聖諭謂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武事不但不修而精熟通曉者亦鮮矣。夫慮文武之道不可偏廢則所以爲萬全之計者必無所不至矣。又承聖諭覽會典中云天子親統六師具武弁服告祭六禩等神復令臣考求武弁之制臣按大明集禮武弁服凡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

罰社纂嚴則服之。註云金附蟬平巾幘此武弁之制。常弁是也。周制以韎韐爲弁。卽詩所謂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若頭盔則謂之冑。卽今之兜鍪。乃將卒所御之服。非武弁也。臣記憶去歲臣已嘗考明具奏矣。聖諭謂文武得人。吳必親御。朕欲知其所以。此固明君勞于求賢。逸於得人。然亦講武拳拳之盛心。所謂萬年保其家室。萬年保其家邦。卽於斯而有在矣。臣又竊謂武備之修。以京師團營爲急。根本之地。旣固。則號令四方。氣當有百倍者矣。

重守令疏

重守令

臣竊謂治天下之本在安民。安民在知人。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惡得人人而安之。所謂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也。內外庶司百僚之布列，又惡得人人而知之。所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者也。臣日夜思惟，求所以知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舉而行之，其幾只在皇上一存念之間而已。夫自秦分天下爲郡縣，至今守令爲親民之官，郡守之任尤重也。按漢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民之任。疏郡守之名。于屏風。俯仰視焉。其人善惡之迹。皆著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州縣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之重若是也。又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其一曰。

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歛爲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剝截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曰。二千石選舉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弟子。恃倚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賄。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日。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獄盈虛。以

稽決滯，視奸濫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其責成郡守之備。又如是也。我太祖高皇帝嘗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又嘗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以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叙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

有司有所激勸。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等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必須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又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能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



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教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卽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卽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卽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蹟以聞。仁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

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宣宗皇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觀此則我國朝自祖宗以來郡守責任未嘗不重責成未嘗不備其有殊能異功者多有不次之擢奈之何法作於上而格於下謹於始而倦於終近來因重內官而輕外任至如郎中科道等官

一有知府之命。如同貶謫。非惟人輕視之。而自視亦輕甚矣。由是要名者。惟務善事上官。而不知民事之當理。圖利者。惟務剋剝下民。而不知民窮之當恤。非惟人心不古。亦勢使然也。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今欲反天下之勢。以求天下之民安。惟在知守令之賢否而已。然令多泛而難知。守寡要而易擇。守得其人。則令有所統。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矣。今當朝覲之年。考察已畢。宜勅令吏部。將南北直隸及十

三省各府知府職名具列上聞請通書于文華殿御
屏各以前項六條八計按責之使之各盡其職歲令
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覈開其實蹟以聞下
之吏部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名上請有能全舉其
職者於御屏職名之下書上考半舉其職書中考不
能舉職者書下考三載之間有下考能奮發舉職者
書之中有中考能全舉職者書之上有怠於成功者
上書之中中書之下三載俱下者黜之果有九載俱
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布政使之屬六載俱上

考者受次擢。如僉都御史按察司使之屬。三載俱上
考者。加其品秩服色。間有政績卓異者。特賜之璽書
金帛。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覲來朝。請因御屏上所
書名第。召之便殿。問以民間疾苦。及舉行 聖祖舊
典。錫之宴而第其等焉。是不惟得以親考其實。且因
以激勸之也。至於巡按按察司考覈歲報之官。勅令
務秉公勤。從實開具。其有因愛憎爲毀譽。而墮其實
者。着吏部都察院糾舉罷黜。夫人之情。孰不欲
一知也。孰不欲顯功名於天下也。上不之知。功名

不顯於天下，則窮斯濫矣。皇上書郡守之名於屏風，俯仰視之，如天鑒之在上，彼其行一善政也，必曰上之所知也，不敢不為善也；行一不善之政也，必曰上之所知也，不敢為不善也。如此，夫既可以安吾民，又可以寓鼓舞人才之機矣。至于各知州知縣等官，亦宜勅令吏部書之于屏，上中下考之分別，九載六載三載之考覈，各如前例，量其品秩而第陞擢之，通著為令，以後非歷州縣者不得陞科道，部屬非歷郡守者不得陞列卿。凡京官自五品以下，有未歷外任

此是果作養成就人才之實

者。許吏部亦量宜推補守令。以習知民事。如此則朝廷爲親民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之官。知朝廷所重。皆親民矣。守令知。所以親民。則天下之民舉安矣。

議處宗室

宗室

臣伏承發示。與諸王書。諮議處宗室事宜。皇上推赤心而欲盡親親之道。在諸王宜布公道而當遵親親之殺也。臣謹與禮官時議得親王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之封。各以世數爲之降殺。著在祖訓。聖製謂我太祖高皇帝定制。朕與來者所當遵守也。

臣等夫復何言。又聖製近年以來，室室之中，有花生子女甚多，混同妃匹所生者。我祖宗不加深究，姑收入玉牒，又與之封爵，資其婚嫁。皇上已知之明，是宜處之當也。該部方議奏，自今以後，凡花生子女，冠帶婚嫁可省也。又議鎮輔奉國將軍中尉凡犯重罪革爲庶人，及曾發高牆放回者，其未革爵所生子女止許請名，給與冠帶養贍婚嫁，不許請封。其犯革爵後所生子女，止許請名，不許請養贍婚嫁。又議鎮輔奉國將軍而下，凡嫡子俱許請封，無嫡子方許以

一庶子請封其餘止許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至奉國中尉止許一子請封其餘止許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可也凡此皆可以節其末流可行也但其所擬俱爲未定之詞合令爲歸一之奏以俟聖斷施行茲奉聖製與諸王共議自後凡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封郡王親王第二子皆封鎮國將軍餘各減一等臣等仰見聖明之意裁節先自朝廷始所宜諸王無不思服也臣等伏思孔子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夫親王郡王以下爵封聖

祖既有定制自後非獲罪戾者未嘗減降臣等竊恐
皇上一旦行之知者以爲欲爲等殺之宜不知者反
疑失親睦之道故臣等未敢願 皇上遽行之也無
已則臣等有一說焉夫今日所慮宗室之繁衍者非
有他也以天下財賦有限供億之不給耳謹按大明
官制 太祖時文武官員俱支全俸自永樂元年令
在京文武官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
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
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折米一石此正因官

多而爲之樽節也。今合無除禮部前議外，再着禮部奏除親王照舊外，自郡王以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凡全支俸米者，照依在京品官樽節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見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爲遞減，存其爵封，以全親睦之道，減其祿俸，以遵樽節之宜。如此則上不失祖宗之舊制，下不失宗室之勸心，此臣等區區愚昧之見，報効之誠也。

先師孔子祀典或問

先師祀典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皇

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爲尊孔子也。爲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聖祖初未嘗爲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

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
有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
甚矣。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
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也。曰爲天下師。聖祖實尊
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
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
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
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
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

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爲人君者，皆追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國朝楊守陳之論也。

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
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
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
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
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
其師况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
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
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
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

王道者也。追崇爲王，奚爲不可？臣答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子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末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爲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答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順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與萬世報之無盡焉耳夫豈旣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爲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答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

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
答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按國朝宋濂曰：不
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
開元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
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
臣答曰：以土梗爲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可毀也。
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
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
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

且殺之忍乎、臣荅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爲尊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荅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禮也、未之有聞也、祀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爲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
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
仍以殿名，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官之祭，本古弟子釋
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
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
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誅孔子曰：
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爲孔
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簣，責曾元。曾申曰：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

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聖明在上，凡諸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天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止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實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九

徐平、遠聞公、陳子龍、臥子

率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周立、勳、勒、貞

宋徵輿、轅文、叅、閱

桂文襄公奏議

疏

桂萼

請正大禮疏

大禮

臣聞古管帝王莫不以孝治天下、經曰、事父孝、故事
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未聞有以非禮之禮奪父子

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有爲於天下者也仰惟

陛下遵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奉武宗毅

皇帝遺詔付託之重率見九廟則陛下爲憲

宗純皇帝子孫孝宗敬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

武宗之弟倫敘當立秩然不待文飾者矣夫何卽

位以來尊崇之典未正純孝之心未伸禮官失考典

章故遏絕陛下純孝之心而強附末世不同之故

冀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十有六

年之統以遺詔禪授之旨而奪興獻帝不可奪之

嫡宗且使 興國太后處 慈壽皇太后之間禮莫
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且 孝宗有 武宗爲
之子承統久矣何爲而爲之立後乎 武宗一統神
器不失尺寸以付之 陛下亦何忍不繼其統乎
陛下之心必不能一日安者而左右獻納不聞有所
陳列何也蓋自進士張璠主事霍韜上議論者不察
指爲媚上干進飛語播騰足以箝達禮者之口故臣
聞有爲 陛下修書論辨於執政者矣有爲 陛下
謀立論傳之後世者矣然終不敢以聞豈皆不畏

陛下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而獨畏二三執政者、與臣以此惟後世強臣乘其君之闇弱、故有以黑爲青、使人莫敢議其非者、今以陛下之明聖、而容有若是哉、夫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

此此の事の也の干の

二三執政雖愚、而敢犯罔上之誅、如是邪、亦年老之

○揚○新○都○の○事○の○爲○の○也○其○心○の○事○の○亦○の○事○の○意○の○如○の○此○の○耳

人考於禮則昏、又倉卒立論不能無失、而達禮者不

欲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切念陛下在、與

國太后之側、觸事輿情、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拊

心出涕、不知其幾、而臣子乃晏然自以爲是、豈一體

之義乎臣不知三公何以論道而卿大夫百執事何以將順 陛下明明德於天下也故臣願 陛下速發明詔以答天下之心必稱情立文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稱 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太內則所謂事天明矣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為聖母之稱則所謂事地察矣稱 武宗以皇兄繼其統而不泯其傳焉則一攷詔而天下萬世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前說之謬則有不足辨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

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
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陛下奉太祖高皇帝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
宗詔而為之子乎果曾親許為孝宗子而封爵悉用
皇子故事乎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
明矣然則尊興獻帝為天子父尊興國太后為
天子母所謂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近者復得見都御史席書吏

部主事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 陛下必惕然更改
有無待臣之言者既而久不見報豈 陛下未之覽
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前說
切惟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伏望
陛下奮然裁斷將二臣之疏付之禮官如禮官自
知其非則 陛下固當容之矣如復執前說果於遂
非則當令臣等面質臣等所論果非天理人心甘當
萬死議者果出強附則其倨傲無禮亦已甚矣豈聖
世所可容耶

請罷非議以全大禮疏

獻皇入太廟

又嘗親歷田野、督率子弟力耕、乘以養父母者、有年於茲矣。故邇者孝弟之議、用能偶合。皇心而於閭里小民、亦甚知其疾苦、又賦性至愚、一切世味、都不

通曉、惟軍國之務、則不厭講求、茲敢以內中聖教廣聖孝二事刪去聖諭所及

謹條十事、其八事皆查復。祖宗成法、以寬恤小民、

其二事、則推明。皇上孝敬、以風化天下、各爲或人

問答之說、以盡其愚、蓋一時之急、此其大者。若夫法

窮而當變、變而後可通者、其說甚長、非一疏所能盡

也。倘蒙 聖明矜其愚忠、於此數事、先賜采納、其他

未盡更請次第陳之此實臣平生願効之心所不敢

欺隱者也一恤逋逃臣按天下小民歷年拖欠錢

嘉靖初年曾部免民間租

糧已經蠲免而又重追者因州縣有司畏忌稽緩之

罪賦而有司之奉行不善之弊司勳論之詳矣先期虛報完數所誤故又行查追謂之逋租宜一

切蠲免其已納收頭捏作未徵者許小民首出糧坐

原收之人追補小民下年該納之數若有納過而產

已變賣者亦隨產追給又按天下小民為正德以來

糧差重大因避里甲拋棄妻子荒蕪田土者謂之逃

民必勸之歸農宜預為量免六年分錢糧則小民始

民必勸之歸農宜預為量免六年分錢糧則小民始

民必勸之歸農宜預為量免六年分錢糧則小民始

沾實惠矣。或曰：蠲逋租，固足以寬恤小民矣。兵糧不足，柰何不慮乎？臣曰：是在省無用之有餘，補有用之不足而已。今天下州縣民壯，祖宗所設，其供給不可少。其額不可廢也。但在承平之際，徒爲冗食而已。爲今之宜，衛所告乏，則折其費以資衛所。衛所不乏，則役其人以蘇民困。此乃轉無用爲有用，兵農相資之道也。臣於治縣之時，嘗一行之。民皆稱便。舉而措之。天下無二理也。是何兵糧不足之憂，而逋租之不可免乎？或曰：免六年之租，則逃民來歸，固足以勸農。

矣。然國必有數年之蓄。備不虞也。奈何不慮乎。臣曰。田租免而逃民歸。則編戶充而里甲衆。此尤得筭之多者也。昔漢文帝。唐太宗。方草創之初。每有免民租。卒以收富強之効。今仍於會計之前。不肯預免。會計之後。奏荒者至。又不得不爲免之。因之以賑濟。重之以盜賊。是所以招不虞也。惡在爲備不虞乎。或曰。不識預免之法。可常繼乎。臣曰。奚而其不可也。今淮安聽撥餘米之數。若量發附近各省缺官支候。及各關抽分等銀。歲就淮安收買糧料。以補克正運。將沛然

有餘。何患其不繼乎。一除欺蔽。臣按今天下百司多守正德十六年詔書。以爲能革冗食。遂致軍民騷擾。有司掣肘。皇上雖有寬恤之心。盡爲所梗。合乞俱聽奏改。其改不能盡者。亦許被害之人奏辨。然後欺蔽釋而寬恤之實心始行矣。或曰十六年登極之詔。庸可改乎。臣曰。此詔非我皇上所定也。乃某專權協衆而爲之也。其弊之甚者。不聽其辯而改之。雖欲寬恤而可得乎。今且以革冗食一事言之。其大害有四焉。正德十六年以前。邊軍在內。耗蠹行糧。

乃冗食也。今旣還邊。則軍士冗食已革矣。乃某又將營伍之軍與厨役之人。數不可免者。多方苛察。將空營役而革之。亟奪貧人之衣食。而京城小民爲之騷然矣。夫營伍之軍。厨役之人。隨缺收補。苟得其良。又經保勘。因而用之。在原籍者。無起解之苦。在京師者。有衣食之資。外安里甲。內集精強。民甚稱便。恨不能使天下衛所皆然者也。而乃一旦以查革之故。追呼天下之里甲。而解補焉。州縣小民又爲之騷然矣。當時兵部知清軍之弊。將衛所在伍有丁。而妄行冊勾。

者治罪。時衛所有司不敢捏逃發冊。遂罷遣清軍御史矣。正德年間。此政最善。閭里之民至今追想。今乃以營伍空虛之故。復遣清軍御史於天下。而州縣有司又爲之騷然矣。近者兵部尚書李鉞以軍伍乏人。點集合餘以補之。是使世祿之家又騷然矣。至如先年寫亦虎仙。被守臣誣其謀叛。已經朝審釋放。夷情帖然。乃矯而殺之。顧一旦盡用其誤事之人。致三年五月處決各夷火者。而八月土魯番果以殺降爲詞。深入甘肅。沿邊官民又騷然矣。其他如官店之賊。江

彬之黨因納其賄而矯詔不追其贓使天下待罪之人又騷然訟不平者至今未已凡此之類欺蔽皇上五年于茲而尙可以不改乎一嚴鼓禁臣按登聞鼓投詞卽古設肺石以達窮民之制其司鼓官卽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不然合乞嚴爲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囑託立案則冤抑之民受寬恤之恩矣或曰嚴司鼓之禁有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匹夫匹婦皆得自盡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近者軍民有犯

原問官恐其執辨。則預囑司鼓官爲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爲通壅蔽。今反爲壅蔽之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闕自刎。以致皇上震驚。司鼓官乃不自反。顧請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杜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使匹夫匹婦。叫苦咒咀。聲聞于天。以致凄風苦雨。水旱災傷之變。此其大者也。今欲禁之無他焉。在然行此則小人得志而法司官惴惴矣我皇上特勅廠衛分投緝訪。密記起數。逐日面奏。禁約司鼓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邀截實封者律。則太祖之法復行。何壅蔽之足患乎。一

復邊糧。臣按鹽商之納邊糧。自弘治以後。多准赴運司納銀。遂致邊地不耕。厥倉盡廢。軍士被剝削之苦。商人被加價之累。竈戶受抑勒之冤。其苦萬狀。六年以後。合乞查復。祖宗舊制。則沿邊戍役之士。與上糧納鹽之人。均受寬恤之恩矣。或曰。今各邊有鹽運司。年例之銀。豈必就邊勸農而後足國乎。臣曰。國家大計。不患無銀。患無糧料耳。况邊方地遠。蜚輓不及。尤當勸農者也。始爲年例之銀者。其無後手。按漢法。輸粟於邊者。得以贖罪。拜官。豈中國之民。能蜚輓。

至邊哉。特以邊方買粟者衆。故農夫就邊耕種者亦衆耳。此邊方勸農之始。國家令商人就邊上糴。其意正以此也。我朝自成化以前。未聞有解運司年例之銀也。是時商人歲復一歲。相繼在邊買上糧料。以致耕者趨利。邊地盡墾。上納者不敢有折色之請。收散者無以施剝削之奸。城堡倉廩。增至數萬。弘治初。戶部尚書某。因與鹽商親識。遂建議以爲就邊上料。價少而商人有遠涉之虞。不若就運司納銀。價多而商人得易辦之便。朝廷誤從。遂更舊法。一時運

初次納折色時必有庫藏充滿之喜。邊儲一兩年

司年例之銀。充滿太倉銀庫。舉朝皆以為利不知坐

內尚有餘積亦不至緊貴

是而少耕種之人。道路無買賣之積。城堡為之不守。

厥倉為之日傾。其年例之銀。經歷衙門。以至散及軍

士剝削十已六七。而糧料之貴。數倍於舊。困苦邊士

四十年矣。而猶曰年例之銀乎。或曰何以久而不革

也。臣曰邊將利於侵漁。運司利於賣引。中外利於通

折色之計。不在此。戶部建議。議也。益本。色難于。估。邊折。色。

賄。故互相隱諱耳。或曰如此則鹽法亦為之壞乎。臣

易。于。克。索。故。耳。

曰奚而不壞也。夫鹽引在戶部。則價有定規。鹽引在

運司。則價無常數。今運司之增引價也。非為廣儲蓄

也。假其名以自爲利耳。或曰：商人何以樂增引價而不辭也？臣曰：竈戶有以償之也。運司之鹽一引爲一包，價如平數，則包小而輕，價如增數，則包大而重。近巡鹽官及運司旣報餘銀，又報餘鹽，將使商人改業竈戶逃移，而鹽法盡壞矣。或曰：何也？臣曰：商人增引價，利鹽重也。今復割之以爲餘鹽，竈戶重包鹽已甚苦矣。今所割之鹽，又不還竈戶，邊事廢，鹽場壞，可計日者也。或曰：如子言，決不可不革矣。然革之有漸乎，可卽革乎？臣曰：亦卽革耳。夫邊糧目前之急，旣移民

壯之資助之矣。但勅戶部令六年以後商人必上本色邊糧實收到部方付鹽引則亦不出三年。兵食舉足。竈戶商人均受其惠。豈但邊方之利而已乎。或曰一時邊地猶未墾耕者猶未多。商人轉輸糧料得無遠涉境外有盜賊之虞乎。臣曰邊方轉輸之遠莫如甘肅。甘肅糧料多由臨鞏。自臨鞏至甘肅所在有兵所宿有堡嚴戒衛所爲之輔送。何遠涉盜賊之存一革奸徒。臣按京城天下養濟院。近所收養者多有光棍在院把持。合收養者被其阻絕無路。已死亡

者被其冒名頂支。合乞通行查革。以著實老幼殘疾人補之。則天下無告之民。永受寬恤之恩矣。或曰。京畿流萃滿途。朝廷之澤。不能不究何也。臣曰。聞之京城父老云。皇上之惠。若均及老幼殘疾。宜無不足。收養者。率有奸徒。收贖日。婦女能彈唱。占卜者。出入勢家。投作恩主。其權勢大臣。亦利其通情納賄。非有司所能禁治。夫收養者。月有米。歲有布。及應領之期。已死者。常不下百數。奸徒率不除其名。而冒領之。有司清查。則勢家爲作張主。故惠不均。而收養不遍。

耳。臣曰：有是乎？皇上方勤求民隱，風憲官不以告乎？蓋未之知耳。如使在京養濟院，每遇給散米布，必令科道官各一員監之，又令嚴衛緝訪奸冒及張主之家，其在外者亦申令有司查革，則豈不能禁治而天下諸士自豈有殘廢之人獨不得收養者乎？一開墾地，臣按

後若開及墾地，則尺寸皆收矣。

京城及天下府州縣墾地荒蕪不種，深爲可惜，合乞立法收遊手丁壯優養而開種之，則天下遊手乞食者永受寬恤之恩矣。或曰：殘疾老幼固宜收養，壯年游手不務生業者可盡收之，不治以法乎？臣曰：天下

有游手之民。則亦有不耕之地。如京城之下。御河之內。及天下府州縣沿城隙地。古所謂墾地也。棄而不種地。有遺利。以是收游手之民。令土著者給養而督率之。授以耒耜。鑿井。因責之以除糞穢。潔街衢。聚土塗。治潦水。埋棄屍。掩流齒。墾地所收。秸稿作貢。穀粟歸民。古人生財之道。此固其一事也。漢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武帝罷兵息民。開種墾地。不出期月。國復富強。况今天下府州縣方晏安無事。皇上若遣五城御史。刻日行之。始於京師。達之天下。將使海內無游

手饑凍之人。初無難者而可束手聽其游惰不治以法乎。一謹曠官。臣按今州縣有司能不擾民蠹政者。三年六年合乞免其赴部考滿。准令造冊差吏至京考覈黜陟。則庶乎官職不曠而寬恤之政可以責其成功矣。或曰。今日選用庶官。期于修政立事而已。今爲郡縣者。卽皆九年而朝覲之外。又有考滿。是將六載曠官矣。欲行其志以收實效。不亦難乎。臣曰。三載考績。古法也。解官赴部。啓奔競之俗。開賄賂之門。豈古法乎。必革此弊。使在任不曠其官。在部實考其

冊兼察監臨巡按等官善無實跡則虛薦者連坐惡

無實跡則誣劾者反棄及行黜陟必魚貫而進黜陟

有司以暨任解職別除代者易至惟三年大期因

與舉劾者進退相關務昭至公之道去任與補任者

而需部及還轉常不能及時赴任蓋因考成多而

文憑同案必致交代之嚴代者不至陞者不得行以

議○論○繁○錄○會○不○能○自○為○政○而○積○虛○積○事○之○皆○至○乎

致錢糧訟獄陞者不明則補者不受也官室器用補

不可勝言矣

者之所受卽陞者之所遺也如此則官無曠財無費

可永絕苟且之風坐致精明之治何患政不修事不

立乎一憫窮吏臣按吏部因襲之弊如吏役到部

罰班四月其吏役冊未到收聽行查貧吏爲之甚苦

合乞盡革此例。凡吏役到部免其罰班。吏役冊未到亦准暫撥其跟官辦事。再免半年。當該俸糧亦免六月。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或曰。今在京吏役。或父辦事而子爲傭工。或夫辦事而妻爲乞丐。實多有之。亦可謂傷天地之和氣矣。何以寬恤之乎。臣曰。天下之人。獎之得所。則爲善。抑之失所。則爲姦。如使吏部於吏役到日。卽撥辦。行查至日。如有過犯。大則收治。小則斥去。及辦事之時。更免半年。容令十有八月。卽得當該。其當該之時。亦革半年。月俸仍滿三十六月。始

得冠帶冠帶之後按季撥放如此則官省六月之糧而國用有餘吏省歲餘之苦而人皆自重一令之出衆美具焉何爲其不可處乎

請起用舊臣通壅蔽以安天下疏

起用舊臣

臣竊觀今天下之勢西北之邊事戒嚴東南之蠻夷猾夏皆以上下壅蔽所致故兵不可息兵不可息則供億不可無供億不可無則農事又重廢矣况四方連遭水旱旦夕之虞所不可免孔子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正不可不慮也而司國計

者。方務歛財而不知施。處本兵者。方欲耀武而不知戢。譬如血氣俱瘁之人。本固虛羸。而致疽瘍。故下刮殺之藥。以求其安。初不慮元氣之漸盡也。豈深知標本之宜。緩急之勢者乎。臣以爲今東南如岑猛之亂。但當申令各郡撫輯其民人。保固其封守。彼土之民。居則被虐于所轄之酋長。出則不能爲寇于中州。不出數年。不爭先奔命。必前徒倒戈。何用輟調不戢之兵。枉殘赤子之命乎。此則某啓繫貪功廣之撫按等官。承其風旨而爲之也。今聞巡按御史某發其謾事。

蓋指新幣也

之端。此正當責令承誤踵訛之人。如姚鑛者。解官迴避。更令舊有譽望。如王守仁者。深入其地。以勘問之。則情不壅蔽。而東南之地。不足憂也。西北戎夷之患。則勢頗猖獗。志甚不小。故城堡之修。軍士之飭。尤不可不加意早處。然所乏錢糧。方議設法以取於民。甚非計之得也。夫兵部於天下缺官支候。有收而無查。太僕寺於天下備用馬價。多入而少出。今日正當大發。以收各邊之勇士。整各邊之城堡。免征求於民間。使沿邊軍士。因招兵而益廣衣食之資。沿邊工匠。因

修城而益優餼廩之養。易怨謗爲謳歌。化疑梗爲訢

合。將如古王者之師。使居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此其

所指者彭公

時也。而謀國者多不及此。則有故焉。夫始開哈密之

鑿者某也。成某之誤。而求傾陷王瓊者某也。失處事

之宜。而致邊令不行。鹽法盡廢者某也。而曲爲某遮

蔽者某所樹之人也。其掩覆之術。如環索繡。以致邊

方之實事。竟不可知。而邊方之所知。竟不得實。豈可

又令行勘。竟墮其術中乎。臣以爲此直宜起用上瓊

以總制三邊。則三邊壅蔽盡辟。而西北之患亦不足

憂也。但上瓊才高意廣。速謗招尤。王守仁矜飭軍功。喜談新學。士論所以多沮之者。然方聖明銳志中興。天下正在多事。豈可置此具經濟大畧之人於無用地乎。伏乞聖明申勅兵部。盡發所藏。以權救一時邊事之急。先使民情安堵。卽特遣使臣。起取王瓊王守仁而任用之。臣知命下之日。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歡呼者矣。此臣區區爲天下。一得之愚也。然如臣之請。必大發帑藏。以招士。雖若甚費。而其效使天下士農工商。莫不競勸。異日無窮之利。可計日而

待不如臣請則必大括民財以供軍雖若不費而其效使天下士農工商莫不解體異日不測之變不旋踵而致也。惟 聖明深察焉。

申明官校賞格疏

官校賞格

我祖宗設立廠衛緝訪事欲其詰姦發伏肅清輦轂之治不獨爲捕盜一事而已故付之機密以重其任懸之陞賞以酬其勞但因於因仍舍難從易緝事官較止以捕盜賊詰姦細爲急而不以察寃濫去貪暴爲心顧所捕之盜乃或有被讐誣指雖官較不得

遽知者。至請。旨考問。下之法司。則又以係奉。欽
依人犯。徃徃論之。未盡其詞而已。死於非命矣。合無
今後緝事人員。訪強竊盜賊事。有可疑者。俱許擒拿。
周禮所謂相翔者。夜遊者。橫行徑踰者。正其事也。真
虛俱許捉獲。起數。及下法司。仍許其訪察法司。有無
故入故縱。至於獄情。冤誣。官員貪酷。尤宜申令。不許
回護避難。但得其的切事情。俱付推問。轉行法司詳
免定罪。去一貪酷。解一冤濫。視捕盜事件。其功不翅
百倍。宜一起准擬數起。一名准擬數名。定爲賞格。以

次敘用如此則有賊官吏不敢憑陵而無罪小民不致冤抑既足以廣皇上好生之德又足以嚴庶官守法之心誠今日救時之急務也。

論開濬河道疏

京師河道

近皇上遣戶工二部漕運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達通州將及月餘言人人殊臣竊以爲營度者未得其詳不敢不再請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山泉南會一泓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復滙七里灤卽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貫

積水澤。卽今之海子。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漕運。故置閘以時啓閉。初非爲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修復。憲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旣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卽耗。船退幾

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
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
瓴。而強爲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惟正陽門
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
至今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
五箕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烟墩港。地勢低下。故道
俱存。冬夏水脉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園草場九條
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卽舊馬頭。明白易見。不
假經畫。稍加修治。卽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

化六年。茂雖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爲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爲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巳實非子午方也。今若誠按此修濬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舫剝而已。臣又竊以爲運河之濬有緩有急。方今所急。沛河爲最。白河次之。三里又次之。合無先急沛河之工。次開白河之淺。以次及三里河以直達之京師。尤爲得緩急之宜者。乞下臣議。令戶工二部再求深識故典者熟計之。

論振餘財以足國恤民疏

查究馬牛料草

禮部題爲振餘財以足國恤民事。臣聞孟軻氏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各馬牛羊等房倉場草料歲縮不會，耗費倍克，難謂有政事矣。臣嘗聞公卿耆舊人言同，遂以書問管倉尚書李瓚。瓚告曰：馬牛羊歲雖有增，亦有死損。若加查究，所增固不能補所損也。顧今遣官查點，止空受一總數手本，更不復究實數增者。日滋損者，不減前後相襲，關給草料，遂至不可勝計。復據瓚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曾着

實查過一番。豆料頓減一十八萬七百三十石四斗四升。草束頓減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九百七十束。自弘治十七年迄今又二十餘年。若科道官親詣各房清查。但照見在馬牛羊數目。關給草料。其已死者。卽爲開除。則一年山東河南北直隸百姓可省數十餘萬之費。收貯在官。卽可贖買水次支運之米。若下年免派。卽可救各省災傷之民。是乃推養馬牛之餘以濟百姓。取虛數以爲實用。足國恤民。並行不悖之道也。奉 聖諭。責臣以大臣體國。有聞必獻。故不敢不

言伏乞勅下該部查弘治十七年例差官着實施行、令不得止受總數手本、如常虛應故事、則爲益不少矣、